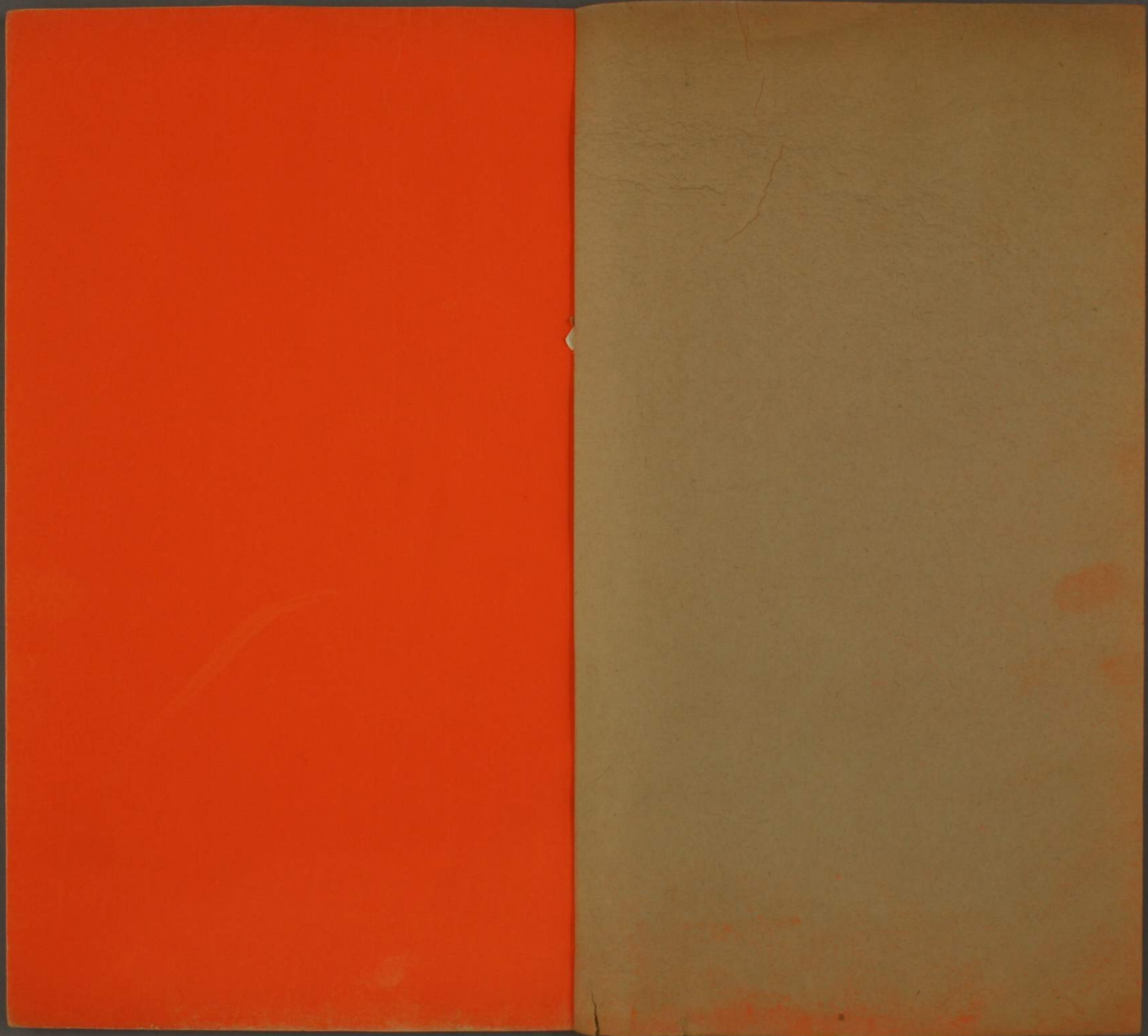


特 別
ツ2
2505
3







門ツ2
2505
3

居濟一得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敬菴著

男師載編次

治水

治水者使水有所歸而已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即今山東之河是也數年以來迭被水患皆因入海之路淤塞不通故泛溢平野而民田悉受其害也查東昌府舊有減水閘九座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入海者也今則閘座廢壞河底墊高水不能出故常盈溢甚則冲决此必至之勢也

昭和廿三年
十月十三日
購求

土橋閘

土橋至梁家鄉止十二里至戴家灣乃三十五里故十二里之水每不足三十五里之用必須土橋放兩閘戴家灣始可放一閘則上下之水俱足而無淺阻之虞矣若照常例一塘灌一塘則土橋以上必致淺阻而難行若土橋放兩次戴家灣水勢仍小即再放一塘是土橋放三塘而戴家灣始放一塘合三塘之水以爲一塘之水合三塘之船以爲一塘之船而水又焉有不足者乎而船又焉有淺阻者乎

又

此閘離梁家鄉閘十里離戴家灣閘三十里以十里之水放入三十里塘內故每有淺阻之虞此放船之所以甚難也法宜戴家灣閘上常存船數十隻或百餘隻則此塘之水可以接濟土橋之水土橋放船自無淺阻之患土橋放完然後戴家灣閘啟板將前數十隻或百餘隻盡行放出却將土橋新放下之船存在塘內使土橋再放一漕然後啟板將此船放出又將再放之船存入塘內以接濟後船如此節節放去

淺阻之患庶可免矣此土橋放船之的着也

戴家灣放船法

戴家灣閘上離土橋三十里下離磚板閘四十里乃運河一大關鍵也此處最宜斟酌得宜蓄積有方必先計算船數之多寡水勢之大小或土橋放兩塘此閘放一塘或土橋放一塘此閘放一塘或土橋放一塘半此閘放一塘則土橋三塘可分爲此閘二塘要使水勢足用運行無阻乃爲盡善然此處放船必酌量磚板閘之水使不大不小蓋水大則恐漫溢水小

則恐其淺阻必審奪至當使之得宜則旣無淺阻之虞亦無漫溢之患矣此閘宜多備板塊若水勢太大則此閘可蓄積倘一放至磚板閘勢不能留矣然此閘放船尤宜多無論磚板閘能出不能出皆宜多放蓋外河水小則船難出口而磚板閘以上不可不多存船隻者則以船蓄旣多外河水一長即可俱出矣若不先存船數百隻恐外河水一漲即欲放而無船故戴家灣閘放船宜多也

又

唐濟一往 卷之五 三
戴家灣閘離磚板閘四十里離土橋閘三十里此閘最關緊要啟閉一不如法則七十餘里之塘河未有不致淺阻者故必蓄水既多則放閘之時上下自無淺阻之患若一塘灌一塘蓄水必不能多須土橋放船兩次此閘始可放船一次則蓄水既多而上下皆有餘裕矣或謂土橋放兩閘恐船太多此閘不能放完不知土橋放兩閘其船不過二百餘隻即使三百四百無不可放前者一塘曾經放過民船六百餘隻並無淺阻又何慮乎

磚閘放船法

磚閘灌塘必先於板閘多下板塊使水不下洩則無論船之多少皆可灌放而無難若下閘下板太少灌塘之時板閘水已下洩則船必不能多放而上源恐致淺攔惟於磚閘灌塘時板閘多下板塊板閘放船時磚閘多下板塊則水不妄洩而船皆可出口矣或板閘不能放完塘內淺阻或磚閘亮板一塊以接濟之或板閘下板磚閘啟板再灌入數十隻一時開放惟在臨時相機酌奪審時度勢以一心權衡之而已

又

閘上之水若可以過一百五十隻船者止過一百隻即送會牌俟戴家灣再放一塘有水接濟然後再放若放船太多水之消耗已盡則戴家灣閘船恐難放矣此處之水常使有餘無使不足蓋一經水小則接濟甚難也

又

昨見報一塘五十七隻船做三次放一次放船三十隻二次放船二十隻三次放船七隻切思七隻之船

而放一漕之水豈不可惜此後如一塘可放完者極好若一塘不能放完做二次放亦可或二次仍不能放完或餘幾隻可將板閘下板磚閘再啟板灌塘另做一漕放如此塘放一次二次不能放完仍有餘剩者即再將板閘下板磚閘再啟板灌塘灌完再放務使水皆有用不致空洩為妙

又

此閘上水有十四五捺時即送會牌令戴家灣閘放船接濟若至十三捺則不可放船矣須候至戴家灣

放下船來板閘方可放船予前聞磚板放船每日止三二十隻或十數隻心竊疑之故親來監放每日放至一百二三十隻甚至一百八十五隻乃悟從前之放船極少者以放水之時不放船放船之日已無水也何以言之戴家灣放船之時磚板閘水大之時也磚板閘既不放船而候會牌又不多加板塊使水直從板上空過至戴家灣放完船而水亦盡矣會牌始至磚閘啟板放船已無水矣况外河水小板閘一啟板水去而船留故放船無多也予力為改之使放水之時即放船放船之日始放水故一日過船至一百八十五隻惟於閘上酌量水勢水將大則亮板以放船水將小則加板以蓄水不過啟閉得宜蓄洩有方而已

板閘放船法

灌塘之時必使糧船在先民船在後蓋民船吃水甚小而糧船吃水甚大若先放民船及至水小糧船不能行矣四月間曾目覩放船每板止放糧船三四隻皆因先放民船甚多也必先放糧船俟糧船淺阻不

能出口之時然後放民船蓋民船甚輕至糧船不能行而民船猶自易行也如此放去則糧船所放必多矣蓋外河之水甚小則閘河之水當如惜金豈可以有用之物而置之無用之地乎外河水小板閘一啟板水洩而船淺擱矣故放船最難也予心竊憂之復設一法於板閘啟板之時將磚閘之板多下滴水不致空洩俟板閘啟完板放船出口視船將淺擱之時即將磚閘之板酌亮一塊或二塊或三塊使足送船出口而止又視糧船可以盡出口閘不至淺擱之時

即將磚閘之板依舊嚴下毋使洩水如此則水不空洩而船多得出矣故從前每日止放船三二十隻自予行此法每日出船一百二三十隻甚至一百七八十隻附志於此以備後人之採擇焉

又

山東四十餘閘放船皆易惟板閘放船獨難蓋板閘之下即係外河更無閘以蓄水也而獨外河水小之時放船爲尤難蓋以板閘一啟板則塘內之水一洩無餘糧船每致淺擱須於磚閘灌塘之時板閘放船

之時磚閘多下板塊無使水勢下洩直至塘內淺阻不能出口然後亮磚閘板一塊或二塊以接濟之然又不可待其既淺而後亮板也既淺而後亮板則糧船一時恐難行動須於將淺之時即行亮板如放二十隻後始淺則放至十五隻時即行亮板則水足接濟到底不淺矣然必磚閘板閘多下板塊上源蓄水盛滿然後可行不然上源無水恐板亦難亮矣

板閘

板閘底壞漏水所以從前東昌一帶糧運淺阻予於

甲申乙酉挑河時將閘底修好至今再不淺阻如再淺阻必閘官閘夫啟板誤漕不可以不察也

閘官

磚板二閘一官荆門上一官天井在城二閘亦止可用一官上新中新二閘既廢其夫亦可不設

竹薄壩板閘放船之法

用核桃粗竹竿照依秣稽薄樣用單線好蔴繩織成薄根朝下者削尖比他竹竿長五寸每三尺遠用木杉篙一根兩頭刮一般粗下亦削尖於西橋上里許

河淺處所兩岸築土壩壩上用竹薄攔河展開竹竿杉篙俱釘入河底杉篙頂上用繩留住於竹壩未做之先將西浮橋對緊上鎖橋上用土布袋數十壓船下水上止留一二捺浮水上則此橋已足堵水又於橋上存重載民船百餘隻令各擺開則此船又足堵水再於船南竹薄壩堵水上而如再有重載船亦令擺開堵水則水不能下而板閘之內外自不至於淺阻矣

治河之法

治河之法有宜酌復古制者焉有宜隨時變通者焉何言乎古制之當復也運河兩岸之進水閘減水閘是也古人既開會通河以濟運矣又慮其水之有時而涸也於是多設進水閘以助之或湖水或坡水或河水務使皆得入運以濟河水之不足所以雖逢天旱之年而河水不苦於涸竭者恃有此也

築漳河壩引漳水濟運

外河水大則板閘之船易於出口若外河水小板閘之船出口甚難須於魏河漳河築壩使水由支河經

元城館陶而入衛河則外河之水自然有餘而無淺阻之患矣但魏縣元城係大名府轄非山東之官所可專行須預先詳明河院使行文大名道則事無不濟矣但漳河之水小時固足為運河之利而一經漲發又恐為元城館陶之害須於重運到臨清時將漳河築壩引水入衛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河壩開通將入衛支河堵塞則元城館陶俱不受害矣

引漳入衛

衛河之水發源於河南輝縣之百門泉源遠而流長

及至臨清其流漸細以故北河一帶每遇天道亢旱糧船不無淺阻查清河縣東北漳河去衛河僅十餘里有舊河一道名曰蔡河康熙四十二年大水時曾由此入衛河後被武城堵塞若疏通成河使漳河之水由武城縣西關北頭引入衛河則北河一帶可永無淺阻之患若慮伏秋之時二水交發其勢太大查恩縣四女祠北減水閘下原有引河一道今宜疏通寬深使水由古黃河下海則運道民生均受其利矣

又

漳河發源雖有清漳濁漳之分然東支西派總合流於河南彰德府之合彰村由合彰而下注於東省之邱縣城濠分爲二股其一自城北分流經廣宗鉅鹿諸邑向西北至寧晉之大陸澤會滹沱釜陽諸水由天津入海其勢浩大即不長水亦可舟楫通行今勿論也其一自城東分流經威縣南宮清河武城各村莊向東北亦由天津入海名清陽江又名黃路河對清河之沙土村有蔡河一道接黃路河之水可以入衛濟運惟是蔡河雖有河形現今無水地勢高於黃

路河五六尺不等自張寬村俱係民間承糧之地延袤二十餘里至武城之北三官廟方可引入運河若將蔡河挖掘深通引之濟運無論壞民田無數萬難開挖即使開挖成河則黃路河現今水小之時尚寬至二三丈五六丈之處不一經水發洩湧浩瀚其勢莫當恐一線之運河不能承受反有冲決之患且止可濟武城以北之淺而武城以南之淺處尚多亦必不能使水逆流而上以濟之也查直隸之咸安縣栢寺營有通漳河之新河一道直至山東館陶之沙

河即古之所名馬頰河者綿長一百二十餘里寬自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深自一丈七八尺至二尺四五寸不等獨至沙河因其淤成一片沙坡故接新河之水止有涓涓一滴入衛惟無河身不能束水所以不暢若將沙河挑挖使有河身束水則漳河之水混混而暢流入衛矣漳水入衛既暢則衛水盛衛水盛則外河之水面自高閘河之水亦不致建瓴而下而臨清迤北各州縣古淺之處不事疏浚而自無阻滯之慮矣且漳水既分入衛則直屬成安廣

平諸邑沿河村莊裨益正復不淺運道民生均為有益

衛河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蘓門山東北會洪漳諸水過臨漳分流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會通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愚按臨清以北運河每有淺阻此河既至臨漳分流為二若遇臨清迤北水小之時將臨漳分流處其北出入滹沱者堵閉則東流出臨清

合會通河者水自大矣再將武城蔡河開通又何水
小之足患乎

四女寺進水閘

四女寺進水閘所以洩民田之水入運河者也今已
廢壞無存閘內引河亦皆淤墊故民田之水不能洩
出百姓每受淹沒之患查此閘原係恩縣知縣孫居
相修建今日山東河工不動錢糧此等工費勢無所
出若爲民父母者肯爲民除害則用本縣之民力救
本縣之百姓當亦人情所欣然者亦何憚而不爲哉

四女寺減水閘

四女寺北舊有減水閘一座原所以洩運河有餘之
水者也運河有餘之水從此洩出則上不致爲害於
山東下亦不致爲害於北直此古制之最善者也乃
數百年來閘座廢壞不脩引河淤塞已平運河之水
無處宣洩泛濫於南則山東受其害泛濫於北則北
直之吳橋東光等處悉受其害此固不可以不復者
也然閘座之復猶易而引河之復甚難蓋引河久已
淤平百姓悉皆佃種今欲仍挑爲河此人情所甚難

者故必照原舊河身挑挖則人亦無辭但工程浩大費無所出此工一成併有益於北直若北直之吳橋東光及天津一帶州縣肯相幫助則亦何難之有哉

急修閘座

東省河道設有四十四閘節宣水利以濟糧運原係上下完固水不滲漏方克有濟但查勘沿河閘座有創建數百年亦有重脩數十年者閘牆閘底處處過水并閘底之萬年枋損壞者甚多雖有閘座之名竝無蓄水之實應飭各州縣乘閉壩挑河得以見底各

將管下閘座上下築壩掣水查勘閘底有缺石者添補石塊萬年枋損壞者作速添換修理完固其有隙縫以及閘牆隙縫過水者須用木板實塞其小隙縫用油灰麻穰照依船之法修脩堅實其縫上下脰合庶水不致走洩得以蓄積則於糧運大有攸賴矣

東省湖閘情形

余効力河工有年蒙恩補授濟寧道任事以來冰兢自矢留心體察期報主恩而答知遇今閱臺臣樊一疏為請陳東省湖

閘情形等事余不能無辨焉據疏稱查運河脩工始於戴村壩引汶水一支由東平而南遞汶邑西以抵南旺即分水龍王廟等語查永樂九年宋尚書用白英計分水南旺築壩戴村橫過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每水潦則掘坎河口以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水微則盡塞使餘波悉歸於漕此戴村壩所由來也既築壩戴村過汶水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每

重運過時用刮沙板作一沙壩於坎河口涓滴盡趨南旺若水長則連沙衝出坎河後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口故土壩歲築歲決每歲勞費不貲且全流漫衍而入鹽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曆初侍郎萬恭疊石為灘十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二十一年水大發尚書舒應龍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故於兩旁各築石堰以防衝刷當石壩未築之先主事余毅中議建石閘略

云欲爲經久之計莫若連建數閘以時蓄洩如堽城
閘之制蓋堽城可閘則坎河亦可閘也其後主事張
文奇又議仍築土壩略曰坎河既決一俟霜降後即
當仍舊歲築土壩計每歲之費大約不踰百金且水
直衝坎河則上源之勢既殺而下源之勢稍微王堂
諸口不致盡決汶邑民田得免淹沒以利害計雖歲
有數十金之費利倍於害矣夫以余毅中言之則嘗
建石閘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以張文奇言之則宜仍
歲築土壩此補偏救弊之說也建石閘則工大而費

繁築土壩則力省而較易然近日東平汶上之所以
被水者以石灘石壩僅百丈耳夫以汶水全河之勢
而恃此百丈之壩以洩之且過三尺而始洩之石壩
既窄土壩又高所以蓄水既高則汶上被淹及其冲
決坎河則驟水所經而東平亦被淹所謂川壅而潰
所傷必多也爲今之計建石閘則酌奪啟閉固屬萬
全即歲築土壩亦無不可獨是築土壩宜準石壩之
制而稍高尺許使水小之時則全蓄以濟運水大之
時則任其冲決一俟水落或霜降後即爲修築庶汶

上東平兩不受害矣或曰爲汶上計則得矣東平以百丈之壩而猶不免於淹沒今曰土壩準石壩之制水大則任其冲決東平之受害不更甚乎予曰不然東平之所以受害者以土壩既高蓄水日盛一經冲決則驟水所經而民田乃被其害也若曰土壩卑則東平被淹然當日未分水南旺之時全汶之水盡由鹽河下海亦未聞東平之受害若何也今南旺既分一半而東平又慮其淹無是理也此戴村壩坎河口之大較也據疏稱又恐汶水一支不足濟運爰導諸

泉使之同歸於運河然孟冬挑淺汶無所注仲春重運河無所資終未盡善再查運河之東有二湖北曰馬踏南曰蜀山皆在汶邑境內所以停蓄諸水漕艘備至則次第開放以濟運道之不足土人名曰水櫃運河之西有湖一區名曰南旺亦在汶邑境內挑淺則由斗門撒水以入於湖或河水湧溢則開斗門洩水亦歸於湖此固其大槩等語但既曰孟冬挑淺汶無所注而又曰有馬踏蜀山二湖所以停蓄諸水非汶之所注乎既曰仲春重運河無所資而又曰漕艘

備至則次第開放以濟運道之不足非即河之所資乎據疏稱從來雨澤水勢常不足於冬春而盛於秋夏故於秋夏之交汶水迅發勢如黃淮兼之泉流合聚諸泉涵湧携汶勢而竝注於湖湖不能容因而洋溢民田罹災等語查南旺之北原有何家滾水石壩又有王堂口水大則從此洩入石頭口等處入運河是既有以濟北運而南亦不至於泛濫也蓋南旺以南如馬場湖府河泗河硯瓦溝磨鑷溝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彭口大泛口其餘諸泉不可勝數

濟運之水不患其少也南旺以北舊止有安山一湖而今盡成民田張秋以南沙河一道棗林河一道亦係濟運而今盡行淤塞是南旺以北無涓滴之水以濟運也有餘之水宜洩於北而不宜洩於南者也為今之計何家石壩當為修整王堂口宜建石閘一座伏秋遇汶水盛大則開放以洩之春夏之交遇運河水小則開放以濟北運蓋重運一過南旺則柳林閘嚴行封閉使南旺蜀山馬踏三湖之水由龍王廟往北而汶河之水由王堂口往北入運則南旺以北之

運河自無膠舟之患矣據疏稱昔人計出萬全於蜀
山湖之南置滾水壩於南旺湖之西南建忙生閘遇
水勢泛漲越滾水壩以達濟寧之西湖由西湖以入
於河自河以入於南旺湖湖滿水溢則開忙生閘入
牛頭河歷南陽等處下抵海口其時流順瀾安運通
而民田無恙等語夫曰越滾水壩以達濟寧之西湖
由西湖以入於河其說是矣又曰由河以入於南旺
湖夫西湖之十里閘安居閘皆入運河者也其去南
旺尚有五六十里不知何以能逆流而上以入於南

旺湖也此余之所不解者也據疏稱後世不師古人
懷私自利高築滾水壩蜀山之水無出路堵塞忙生
閘南旺之水無所洩等語查滾水壩雖高築而利運
閘已建蜀山湖之水未嘗無出路也忙生閘雖經堵
塞而十字河已經開通南旺湖之水未嘗無所洩也
但堵何家石壩王堂諸口使水涓滴不向北流而又
建利運閘以放蜀山水開十字河以放南旺湖水
使水盡往南行此則運河廳任同知之懷私自利也
蓋南旺以南為運河廳之境而南旺以北則漸至捕

河廳境止顧一已不顧他人止顧一境不慮全河運
河同知任璣誠有不能辭其責者矣據疏稱湖水猛
溢蜀山之北如平原顏氏次邱及汶城東北一帶村
落南旺之西北如宋家窪大屯小屯一帶屯莊盡行
淹沒雖數日之內水順河下不致久停然近湖之地
如宋家等窪民田數千百頃至今二十餘年汪洋浩
瀚無一可施犁鋤等語查平原次邱俱在汶邑之西
南而其所以被淹者以何家石壩堵塞王堂諸口不
能洩水水不北行自必向南矣水盡南行此其所以

被淹也而顏氏一村又與宋家窪等屯俱在汶邑之
西南宋家窪等處之所以被淹者以南旺湖堤二十
餘年不經脩補故也余自到任後每日讀治河書以
考古人之成法又朝夕奔走河干以驗今日之形勢
知宋家窪之所以被淹者皆由於南旺湖堤之不修
夫南旺湖堤舊係民修今歲見百姓災荒故令運河
廳蘓稷督汶上縣主簿劉聲浩率淺夫於今春已經
脩補完竣宋家窪一帶之紳衿士民於今夏又經加
高加寬而南旺湖之水已不得過宋家窪二十餘年

不施犁鋤之地已漸畊種殆盡矣使早修湖堤又何至淹沒二十餘年乎湖堤一脩不惟宋家窪不受湖水之淹即使開忙生閘亦不能洩宋家窪之水矣數年以來宋家窪之水所以大者又有故查南旺湖原有關家大閘口在十里閘下又有五里舖滾水石壩在關家大閘之下皆洩南旺湖之水以濟北運者也數十年關家大閘已廢壞無存矣五里舖滾水壩又經堵塞矣此二處不能洩水而乃開十字河使南旺以北每逢天旱之年處處膠舟而南旺以南無論旱

潦處處淹沒二十餘年不得畊種如宋家窪濟寧南鄉魚臺利運閘堵十字河嚴下柳林閘板盡啟十里閘板開新河頭使水盡向北行所以宋家窪濟寧南鄉魚臺滕縣沛縣各處俱經畊種而南旺以北重運亦得遄行竝無淺阻之患矣且又令疏關家大閘引河竝令疏五里舖滾水石壩引河將來仍開關家大閘滾水石壩使南旺湖水仍向北行出兼濟閘濟運而忙生閘無容議開矣且宋家窪之水又自有出路查宋家

窪以北原有引河一道由開河閘下兼濟閘入河既
得以濟北河之運又以洩民田之水今俱經淤塞已
飭令運河廳及汶上縣主簿勸諭一帶鄉民照舊開
通是宋家窪之水古人原有定制特後人未之遵行
耳據疏稱曩經具詳指畫區處同濟寧嘉祥會勘無
如行而復止飾為時移勢易陵谷變遷之說謂事可
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夫自古迄今水性有不就下
者乎况忙生閘乃牛頭河之北口自前運河廳任璣
堵閘令淺夫多收埽草遂將忙生閘堵塞水道不行

漸至壅阻等語夫濟寧嘉祥之受水猶之汶邑也汶
邑之水南下濟寧嘉祥先受其害在汶邑顧汶上之
百姓而濟寧有不顧濟寧之百姓嘉祥有不顧嘉祥
之百姓者乎其為愛養百姓而欲救之無以異也且
忙生之建置徧查諸書無可復考想任璣之意豈不
以運河關係重大在昔日由牛頭河行運開忙生閘
所以濟運今牛頭河既不行運故將忙生閘堵閉開
十字河放湖水入河以濟今運此亦為運道計而非
必有他意也但不知南旺湖之水宜開關家大閘五

里舖滾水壩以濟北運而不當開十字河以濟南運使南旺以南一帶之民田受淹也何也南運原未嘗缺水也據疏稱疏浚牛頭一河疏浚之事亦不過令沿河有田之民高者平之水草芟之湖水一洩隨河而南則湖河不致倒溢民田不致淹沒等語查前會題疏內原令地方官各縣修築各縣堤岸疏浚各縣河道牛頭河竝未嘗令其不行疏浚也今宜再行嚴飭地方官令沿河有田之民速爲疏浚無致再淹民田如有抗玩指名揭報叅處庶各州縣亦勇於任事

而無敢推諉者矣據疏稱山東撫臣彙題兩關一開濟寧之水一洩無餘抑何其言之不經也且閘所以司啟閉備蓄洩也水少則蓄而閉之水多則宣而洩之蓄洩因時啟閉由人何至一洩無餘等語查宋尚書挑河之始原深三尺數百年來河底漸淤加以堤土淋漓運河之底高於牛頭河底一洩無餘又何足怪乎若曰閘所以司啟閉備蓄洩也水少則蓄水多則洩是矣但司啟閉者亦必有官備蓄洩者亦必有人信如是也則閘官閘夫又當添設不多此一費乎

且南旺湖往北既有關家大閘又有五里鋪滾水壩
濟北運往南又有十字河放水濟南運今必欲開忙
生閘將閉十字河而不濟南運乎况一開一閉不又
多此一番改更之勞乎無論其不必更改也即使開
忙生閘洩盡南旺湖之水既有妨於漕運果何益於
百姓且失百姓魚藕菱蒲之利矣况南旺為四大水
櫃之一原係蓄水之所今不用以蓄水而使之出忙
生閘入牛頭河則以有用之水置之無用之地且驟
水所經牛頭兩岸如嘉祥濟寧魚臺之民田受害將

無窮也則曰牛頭河之水原有南陽湖昭陽湖入微
山湖下抵海口獨不思徐州以西九十里無堤岸伏
秋水漲漫入微山湖且將逆流而上逼微山湖水使
往北行而牛頭河之水又安能獨向南行乎是開忙
生閘徒見其有害而未知利之何從也據疏稱如督
撫所題使兩閘永塞諸邑永困非所以安民生而利
運道也伏祈

敕諭撫臣河臣再為秉公細查思當日所以設閘之
意竝訪後來閉閘之害如其按形查情則必復滾水

人濟一得 卷之五 三
壩開忙生閘浚牛頭河以利運道者利民生等語查
泉河史云忙生閘係洩湖水入永通閘牛頭河由魚
沛運河而下者近年魚沛水盛南洩不多常苦滙積
濟寧東南之境是在當日已淹濟寧矣且開忙生閘
亦止可以洩南旺湖水而不能洩宋家窪水蓋湖堤
間隔宋家窪水固不能入南旺湖又何由而出忙生
閘乎若夫馮家滾水壩前此之所以開後此之所以
閉皆非無故也查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故開馮
家壩引水東流又於馬場湖東五里營建湖堤一道

以禦之又於五里營西建閘一座十里鋪建閘一座
安居建閘一座放水濟運是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
水而不受泗河之水矣泗河之水原由楊家壩至蓮
亭門前入河濟運楊家壩在濟寧州城東泗河之水
貫兗州西流合洸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
壩正德間因劉寵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
護始有壩基自明季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
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至今未改泗洸之水爲
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濟運後又將馮家滾

水壩堵築使蜀山湖之水不至馬場湖自此以後馬
場湖止受泗河之水而不受蜀山湖之水矣數十年
來府河淤塞泗河之水亦不能至馬場湖湖地盡皆
涸出奸民俱經盜種矣故在今日宜將馮家滾水壩
西另建蜀山湖堤一道以禦蜀山湖之水再將府河
大加疏通使依舊寬深兩岸築堤束水引水至馬場
湖又將馬場湖西至馮家壩之舊河大加開通引水
至馮家壩又將馮家壩改閘一座外挑引河一道放
水至大長溝西頭入河濟運再將獲麟古渡建閘一

座蓋獲麟古渡即今之大長溝擺渡口是也蓋昔日
馬場湖受蜀山湖之水水從西來故宜由安居閘十
里舖閘五里營閘放水濟運今馬場湖不受蜀山湖
之水而受泗河之水故不宜由五里營閘十里閘安
居閘放水濟運而宜由馮家滾水壩至大長溝西頭
入河濟運如此則泗河之水始得以濟運而不至置
之無用之地矣泗河之水既出以濟運則南運不患
水少而汶河之水口又不宜在南旺而宜改於五里
舖水口既改使汶河之水由湖入河運河不至淤墊

濟水一得 卷之五 三
可以不必挑挖即使挑挖兩岸平坦施功甚易亦不
至如南旺兩岸如山工夫百倍也如此則用泗河之
水以濟南運用汶河之水以濟北運濟寧以南既可
免淹沒之患而東昌一帶亦不至有淺阻之虞此誠
萬全之策也馮家壩所以障蜀山水是滾水壩所
以洩蜀山湖有餘之水者也若任璣所建之利運閘
則竝蜀山湖底之水而亦洩之是知用利運閘則洩
水太多而有妨於運開滾水壩則蓄洩得宜而有裨
於運故宜將利運閘永行堵塞重修滾水壩使水由

大長溝西頭入運以備蓄洩此古制之不可以不酌
復者也據疏稱南旺湖洩運河之湧盛非蓄水以備
用湖心高於河身湖水即洩何涉於河又何至有妨
於濟運之水等語查宋尚書經理運河既成而又恐
泉水不足設四水櫃以濟之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濟
寧曰馬場湖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沛縣曰昭陽湖此
四大水櫃也即以南旺湖言之十里閘下有關家大
閘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再下有五里鋪滾水壩亦
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南有濟運閘所以放水濟南

運者也載在河防一覽河圖中及全河備考河圖中昭昭可據謂無涉於河可乎謂無妨於濟運之水可乎今但開何家滾水壩王堂口使水往北行而南且不淹矣且開馬踏湖之新河頭弘仁橋以洩馬踏湖之水而蜀山湖之水亦可由馬踏湖而洩總之爲民生計而忙生閘不當開爲運道計而忙生閘愈不當開若曰汶上被淹獨不思雨潦之年濟寧魚臺皆不免淹沒之患何獨汶上乎然而南旺以南每苦於民田之淹沒南旺以北每苦於膠舟之難行者則又有

故查宋尚書分水原係行南三分今則往南七分矣而又開利運閘以放蜀山湖之水又開十字河以放南旺湖之水南旺以南焉得而不淹乎原係往北七分而今則往北三分矣又將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堵築南旺之水不能濟北運也又將弘仁橋新河頭閉塞馬踏湖之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新河頭已開弘仁橋已疏通關家大閘引河現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

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連年被水者又自有故查尚書宋禮聽用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嗣後以微過蒙督責方以儒巾治事未幾奉命取材川蜀間其一二未竟之緒至平江伯陳瑄始續成之是則宋尚書之改河原未竟也查舊運河引汶水一支出堽城閘由洸河入濟寧始得濟運而於堽城閘下建堽城壩一道中留七空如閘制然亦係下板遇冬春之際汶河之水俱係清流閉堽城壩開堽城閘引清水濟運一遇夏秋之交山水泛漲沙隨水行則閉堽城閘

開堽城壩使濁水向鹽河下海洸河不至淤墊而濟寧塘河未聞歲歲挑挖也此古人之制度盡善盡美無復遺憾者使宋尚書得終其事改河既完自必做堽城壩之制以建戴村壩做堽城閘之制以建戴村閘南旺運河分水口上流亦如洸河之制止納清流而不納濁流則南旺塘河沙不得淤亦可免歲歲大小挑之費矣無奈改河未成隨以微過蒙督責以儒巾治事未幾隨去而平江伯陳瑄又不求其盡善遂貽後世無窮之害雖萬恭壘石為灘潘季馴築石為

卷之五
三
壩總不出馬之貞之所逆料至今日馬之貞之言不幸而中焉者也為今之計惟有坎河口石壩之下將戴村壩北頭做堽城壩之制亦留七空如閘制然現今汶河俱是流沙不能建閘可於東岸擇土性堅實之處做堽城閘之制建閘三座即於南北各開引河一道使水由閘而行然後將往南旺之汶河築土壩以堵之遇冬春水小之際閉壩開閘納清以濟運如伏秋山水大發之時則閉閘開壩放濁流以入海則南旺之塘河止納清流而不納濁水自不至於淤墊

矣即曰分水口以上現今河淤勢必歸塘河一時不能免於挑挖然而用工亦少矣是萬世之利也或曰今兩河分流而東平仍歲受水患若將戴村建閘遇河水大發將閘嚴閉使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不更虞淹沒乎獨不思古時未有堽城閘未有泲河之先汶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何以不淹也未有分水南旺之前汶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又何以不淹乎然而東平之所以被水者亦有故河底沙淤日高而鹽河兩涯又無堤岸此其所以被淹也今惟添

築鹽河兩岸堤工而又加幫汶河兩岸堤工則水有所束諸邑俱可以不淹矣此又一勞永逸之法也

居濟一得卷之五

居濟一得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敬菴著

男師載編次

治河議

善治水者為其水大而能治之使小水小而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而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之害也水小而能治之使大所以資水之利也故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惟其止以除水之害故禹之治水使水以四海為壑而已無餘事惟其兼以資水之利故

不得聽其以海爲壑必使之曲折廻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以海爲壑則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廻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不使之歸海焉則資水之利而究不免於受水之害烏覩所謂善治水者乎我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以實京師所藉者會通河一綫之水耳故方其旱也則運道乾涸而漕病及其潦也則潰溢衝決民病而漕亦病所貴乎善治水者使水不至於甚大而堤岸無漫溢之虞民田免淹沒之

患使水不至於甚小而運河不致於淺澁糧艘不致於艱阻斯已矣何今之不然也予於癸未年始膺簡命受治河之職適遇雨潦堤岸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而予兩次監收截留漕米竝無暇計及於河是水大而不能使之小也予之職有所未盡也迨至甲申又遇亢暘河水處處淺澁糧艘在在艱阻而予極力設法多方處置糧運幸得無悞是水小而不能使之大也予之職又有所未盡也予夙夜兢兢日求所以無負是職者而不能乃博極羣書考古人治河

之方又遍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蹟乃知尚書宋禮分水南旺其法雖善而猶有所未盡考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略曰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堰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旣又以虹石易圯乃改其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

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塌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兩河罹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漢曹參作興原山石壩常爲漲水所壞時復脩之汶魯

之大川底沙深濶若修石堰須高水平五尺方可行
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况河上
廣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
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塌白水漑田闕則補之雖屢勞
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
議妄興石堰終因其民壅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堽
城壩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言若合符
契閘壞岸崩碑沉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
監馬兀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堽城謂衆曰堽城洸

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
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闢爲一大閘之議命
壕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事期以狀上
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煨灰市物
於有司經營揆度畫圖指示以舊址徹於屢作改卜
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始事
於五月七日畢役於九月十日閘旣成衆合辭請公
願識其事於石屬筆於予予復之曰汶古名川昔畢
公馬公用之則爲轉漕之益爲漑灌之利後人用之

則有橫潰之憂有墊溺之患水性非異今昔蓋用之
善不善也馬公既善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
後也深矣不有茲役曷彰馬公之實其言以驗碑仆
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尚存豈天惡馬公之言有以
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不蒙利耶惟是
役也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者悔禍於人俾憶
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爲叙導汶始末會通源委
以見堰城閘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爲鑒觀
於此記知堰城之宜閘則知戴村之宜閘矣知沙壩

之爲善則知石壩之爲不善矣又李惟明濬洸河記
略曰至元六年監丞宋公委壕寨官岳聚統奉符汶
上二縣夫六千餘濬洸河底濶五步上倍之深五尺
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洸河既濬宜令閘司嚴飭
閘板謹杜閘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俾洸
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役閘似繁濬洸實簡此源潔
流清而永益也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濬有
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墊有甚於今日矣梗漕
勸民後將有不勝其淘濬之患觀於此記則知閘之

居濟一得 卷之六 五
可以納清流而避淤沙司閘者宜嚴而不可以或忽也明商輅堽城壩記略曰成化戊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首修金口堰以石易土不數月告成乃曰斯堰旣修堽城堰亦不可已又以堽城舊址河濶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功倍隨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

巨細石煮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而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水板啟閉遇水漲啟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板啟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啟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不致南侵洸河免於淤淤觀於此記建石堰則開甃口七置板

啟閉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水漲啟板聽從
故道西流是水去而沙亦與之俱去自無河底墊高
水溢爲害之患矣修石閘亦用板啟閉水漲則閉板
以障黃潦消則啟板以注清流自無沙淤運河歲歲
挑挖之患矣此古人制度之盡善可法而可傳者也
何尚書宋禮之改河猶未深察乎此也改河南旺分
水南北以濟漕運此宋禮之功也不脩石閘相時啟
閉任水南流以致運河沙淤歲歲挑挖遂貽山東無
窮之害宋禮亦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在改河之初

不過數丈水之入鹽河也順而赴南旺也逆且築壩
戴村而留壩以備分洩止坎河口歲築沙堰一遇水
漲盡皆衝去故水之趨海也多而至南旺也少山東
運河兩岸之州縣猶未爲大害也迨其後河日刷寬
其赴南旺也易而入鹽河也難萬恭又壘石爲灘潘
季馴復築石爲壩豈二公者獨未聞馬之貞之言乎
抑耒觀張克讓堽城壩堽城閘之制乎何至今日而
沙填河底水溢爲害遂使馬公之言若左券也夫汶
河之水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以達於海是以海爲壑

者也自石壩既築而於石壩之北又高築土壩遂使水不得歸海而盡趨南旺夫以運河一綫之渠豈能容汶河泛漲之水漫決橫潰洋溢民田勢所必至是水不以海爲壑而直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且不獨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而竝以直隸江南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張純守戴村壩論略曰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披之入海以分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悉歸於

漕是決坎河口之宜急在昔日而已然初不以既有滾水壩而遂不開坎河口也乃今則不決坎河口矣且於坎河口高築土壩矣以故每逢水潦先淹汶上積水既高一遇衝決驟水所經竝淹東平且南而濟寧魚臺鉅野嘉祥以及江南之徐州沛縣等處北而東昌臨清以及直隸之清河故城等處皆所不免又何怪乎民生之受害無窮也夫昔日之守壩也守戴村壩則決坎河口此古人之神明變化妙運於一心者也今之守壩也守戴村壩而竝守坎河口壩此後

人之執泥悖膠固而不通者也或曰坎河口石壩亦足洩水矣安在水之不歸於海也不知坎河口石壩僅百十丈耳以數百丈之汶河而僅恃此百十丈之石壩以洩之且高出三尺而後洩之其所洩亦有限耳安能殺汶河之勢哉由此觀之是汶上鉅野嘉祥濟寧滋陽寧陽魚臺滕縣嶧縣以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連年屢被水災者一由於汶河堤岸不修之故一由於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查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一遇冲決先淹寧陽次

及汶上濟寧滋陽又次及鄒縣魚臺滕縣嶧縣而後至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是此十數州縣之所以被水者歷來皆由於石梁口也至康熙四十一年二年為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冲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也又有桑家等口俱被冲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昔而倍甚去歲已飭行堵築今年雨水稀少河水又無大漲幸未冲決然而不可恃也昨親往查看見堤甚單薄且係頂冲而離堤數十丈內有高阜之處可以加築越堤又見石梁口上下堤岸殘缺者甚多若於

石梁口加築越堤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不惟寧陽不受水災而汶上滋陽濟寧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俱受寧陽之福矣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堤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用力甚少而成功甚多為費無幾而造福無窮從事者皆以因循悞事迨至冲決即欲補救而已無及矣及今若不早為堵築堅固將來山水發時勢必難免今宜將石梁口加築越堤桑家等口修築完固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竝

嚴飭汶上縣令其將汶河堤岸亦為加幫高厚庶捍禦有資水不為害而寧陽汶上濟寧滋陽等十數州縣之民得免淹沒之患矣何言乎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查南旺分水口往南例係三丈往北係七丈是合南北運河而總計之不過十丈寬耳而戴村壩之汶河乃有數百丈寬以數百丈之汶河而盡注於十丈寬運河之內欲其不冲決堤岸泛濫民田也得乎所以一經泛濫而汶上先被其害次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滕縣嶧縣漸至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

均受其害矣查宋尚書旣分水南旺築壩戴村留坎
河口不壩者所以備分洩也故遇伏秋水大則決坎
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諸壩又不足則開
減水諸閘蓋以運河之水止取足以濟運而止餘水
盡令由鹽河下海所以運河可保堤岸無冲決之虞
民田免淹沒之患此載在全河備考昭然可查今則
伏秋水漲不決坎河口分殺水勢且於坎河口高築
堤岸僅恃百丈之石壩以洩之洩水能幾何乎坎河
口不能洩水勢必盡趨於南旺泛溢於運河冲決堤

岸淹沒民田先淹汶上次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
十數處又何怪乎諸州邑之水患不息也不此之圖
而乃欲開忙生閘及馮家大壩夫欲開忙生閘及馮
家滾水大壩者將欲使汶上竟不受淹乎抑欲使鉅
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同汶上一併受淹乎
若使汶上竟不受淹則開忙生閘馮家滾水大壩誠
屬有益矣而必不能也若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十
數州縣同汶上一併受淹何不仁之甚也况以鄰國
為壑古人所戒乎且馮家滾水大壩所以障蜀山湖

之水而非以洩蜀山湖之水也特水大有餘則洩之耳故無論馮家滾水壩不當開即利運閘亦不當開也無論忙生閘不當開即十字河亦不當開也何也水宜洩於北而不宜洩於南也南固未嘗乏水也竊聞從前一遇伏秋無論水之大小輒開利運閘十字河將水盡往南放所以北河一帶每遇天旱糧船即為淺阻而濟寧魚臺等處無論旱潦田沉水底數十年不能耕種余到任後聞之駭然乃博覽羣書且往來相度形勢始恍然悟曰此皆由開利運閘十字河

之故耳乃嚴飭河官不許開利運閘十字河而又差人專守利運閘使水不得南行又差人守柳林閘板又盡啟十里閘板放水北行且開八閘月河以放微山湖及昭陽湖南陽湖之水所以北河無淺阻之虞而濟寧東南魚臺等處之田盡皆涸出而不知者猶曰今年天旱故田地得以涸出獨不思濟寧東南及魚臺等處田沉水底已經十數餘年矣豈從前十數餘年來盡屬雨潦之年乎何其不亮之甚也夫欲開忙生閘及馮家滾水壩者不過欲洩汶上之水以淹

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耳夫欲救汶上者當使汶上之不淹而不當使汶上先受其災而並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均受其害也夫與其先淹汶上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均受其害何如不淹汶上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均不受其害之爲得乎然果何以能不淹汶上乎查汶河之水當未有南旺漕河時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下海者也自宋尚書用白英之言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又往南開支河一道引汶水以達南旺分流

濟運夫宋尚書開河之始不過數丈寬耳以數丈寬之河引水以達南旺汶上又何由得淹乎汶上不淹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十數州縣又何由而得淹乎自數百年以來此河日刷日寬逮至今日不啻數百丈矣以汶水全河之勢而盡趨南旺此運河之所以受害而民田之所以被淹也善哉潘印川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則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堽城閘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爲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

戴村汶河兩岸築土壩用埽裹頭中留二十丈口門引汶水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俟石閘修完將此二十丈亦行堵閉如是則蜀山南旺二湖不得盈溢忙生閘馮家壩俱不必開不惟汶上不被水災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均不受害矣或曰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東平州獨不慮淹沒乎予曰東平州原有鹽河兩岸堤工故民不受水患奈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而鹽河之底沙淤日高所以邇年以來屢被水災職

是故也今惟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自不至泛溢民田矣或曰加築堤岸東平州可以不淹矣獨是使水俱由鹽河下海僅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則東昌一帶運河不虞水小乎予曰不然有張秋棗林河沙河在昔宋尚書旣分水南旺又慮北河水小乃於張秋西南開汭河一道上達汭梁於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於張秋以濟北運宣德五年十月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澁張秋西南原有汭河通汭舊常遣官修治遇水

小特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
缺官遂失水次漕運實難乞仍其舊從之至十年九
月廷臣會議漕運事宜言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
支流今歲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絕宜加疏鑿
從之正統元年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
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
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之上命允行其遴選
公廉幹濟之人以往毋使因而擾民違者罪不宥凡
此者是止知為漕運之利而未嘗計及其害也豈知

利方得而害已隨之乎自是之後黃河屢決而張秋
之害乃不可勝言矣至十三年七月河決滎陽從開
封北經漕濮張秋潰沙灣之東堤決大洪口諸水從
之以達於海事聞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理其
事四年正月河復決沙灣新缺口之南二月趙榮言
黃河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秋舊岸低薄
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為長計恐其患終不息也
臣等議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殺其勢使
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然後高厚其堤岸填實

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原厥給鐵牛十八鐵牌
十二與之五年十一月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
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堙塞者禹
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
勿成功漢明之疏汴渠逾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
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
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
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
於水而實其底令水常五尺為準水小則可拘之以

濟運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
堙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
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
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
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
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
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
則有古大金堤可依以為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
泊可恃以為洩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

使黃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
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永樂間尚書宋
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
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將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
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
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相懸絕上比黃河來處
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
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弘治二年河決封邱金龍

口漫祥符下漕濮衝張秋運河命戶部侍郎白昂塞
之五年七月河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
遣工部左侍郎陳政兼僉都御史往治之未幾政卒
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七
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堤入海
運河水涸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四月復遣太監李興
平江伯陳銳協同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十月山東按
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
供億甚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

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八年二月塞張秋決河功成
本朝順治七年九月黃河決荆隆口荆隆口即金龍
口趨張秋城南馬星海甜瓜口沙灣戴家廟迤西堤
岸竝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閻廷謨率
捕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脩治至次年辛卯漸有成
緒九年壬辰七月黃水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停
廷謨亦得代去著決口行漕圖說以貽後官十年癸
巳黃水爲災其杜塞之蹟無文籍可考十一年河又
決十一十二兩年杜塞之蹟無文籍可考十三年荆

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竝塞是數十年來止以塞金
龍口爲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開封至張秋一帶之河
遂廢而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
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泛濫而不可
治泛濫於南則自曹州鄆城定陶曹縣鉅野嘉祥以
至濟寧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均
受其害泛濫於北則自濮州范縣朝城莘縣陽穀壽
張以及聊城東阿博平清平堂邑臨清夏津恩縣及
直隸之清豐南樂清河故城俱被其災是山東之水

災不除而竝及於直隸江南者皆由於張秋之沙河
棗林河不行開濬故也旨哉黃承元之言曰其譬之
身乎曹濮諸州邑其腹也張秋其尾閭也尾閭下壅
而欲腹無中滿得乎先是司河者執拘攣重爲運道
慮而不敢量爲疏通諸州邑之患遂計畫無復之矣
愚謂前此之決河爲患耳自黃陵岡一築則河害永
絕而運河之東又設有減水諸閘壩可恃節宣即使
鄆濮諸水溢而東出由鹽河入海豈遂有妨於運乎
奈之何懲噎而廢食也余初承乏安平值大澇後鎮

西諸水不得外瀉率鍾爲汙澤余爲盡啟沙灣諸堰
聽其常流諸邑沮洳得見土可藝即漕河亦稍資其
灌輸此已事之一驗矣黃承元之言如此總之前此
諸公日以開金龍口爲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
計及運河之利而未嘗計及於黃河之水之爲害也
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爲事者又止知避黃水
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也况順治十四年正月
內總河楊芳興奏銷北河分司所轄壽張縣沙灣西
岸湖口南北二段長二十二丈五尺又湖邊起至八

里廟河邊止挑過引河一道計長五百丈口濶三丈
底濶二丈深一丈共奏銷過銀二千三百九十六兩
五錢二分是在本朝未嘗不疏濬也或曰金龍口既
經堵築矣黃河之水已絕即使開沙河棗林河安所
得水濟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間未嘗無水也查張
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澶淵等坡而入濮
者為魏河其源自澶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
者為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為小流河三河合
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

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曹濮范縣回龍廟
而來者為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
集而來者為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
來者為廩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
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
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阨其下流而故渠亦
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遂苦水患而隣邑
之受害者亦無窮焉今惟將此二河開通不惟諸州
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蘓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

馬或曰開此二河固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
淺澁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而再以諸州邑之
水滙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
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
三層使遇水大則由此洩入鹽河下海堤岸自可保
固不致疎失再將大感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
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而民田亦免淹沒之
患矣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
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

閘四座俱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
由漯河下海查徒駭河無所考據聊城縣申稱即七
里河之別名也再查七里河即古之漯河也孟子曰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即此是也由聊城而北
博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
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順而運河兩
岸自無泛溢之虞矣是山東全河之利也最可異者
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皆有
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急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為有

居濟一得 卷之六 三
碍運道無容開濬夫張秋東昌一帶之運河每苦於水小則開魏河洪河小流河由沙河入運以濟漕河之淺利運道乎碍運道乎若一遇河水泛漲則開聊城之減水閘由徒駭河洩之入海而堤岸可保民田不淹利運道乎碍運道乎至開忙生閘牛頭河有碍運道者也而乃以為當開夫忙生閘永通閘為牛頭河之上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永通閘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共見者也即曰蓄洩有時啟閉由人獨不思此二閘廢壞已

久重修不有費乎司閘不需官乎啟閉不需夫乎又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况自山東之忙生閘牛頭河以及江南之海州沐陽海口其間山東之濟寧境內現在有河有堤江南之桃源清河亦俱有河有堤無容修築其餘州縣略為修築疏濬即可通流而最宜挑挖者唯徐州之荆山口宿遷之西寧橋安東之碩項湖幾處耳然究之無甚關係也蓋欲開牛頭河者欲先淹汶上而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諸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為歸

治戴村壩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汶上不受水
害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及江南之諸州邑俱不受
害者此治其本而均享其利者也救民者何不使均
享其利而顧使均受其害乎且均受其害又何益於
汶上乎此愚一得之見也

疏通鹽河

查鹽河由濟南府雒口直至張秋故以前鹽船俱至
張秋卸載其後張秋一帶鹽河淤塞不能通舟而鹽
商始遷至阿城矣故今宜大為疏通使鹽船仍可以

至張秋且可以過運河而直至河南其利益可謂無
窮矣

東平州鹽河支河

鹽河至東平州而支河甚多州之東南西俱有至州
之北梁灝橋合而為一今俱宜挑挖深通以備分洩
則州城可保而田禾亦免淹沒矣

築鹽河堤岸

東平州屢被水災數年以來民不聊生皆由於鹽河
不修之故查鹽河舊有堤岸祇因年深日久傾圮剝

削殆盡故每遇水長民田即致淹沒今惟將兩岸堤
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直趨下海不致漫散而民
田自無淹沒之患矣

又

汶河之水由東平州鹽河下海故每逢水大則兩岸
皆宜加築堤岸以禦之則自無淹沒之患

應浚河道

據各府廳查覆境內應浚河道應令地主挑挖或令
有地之家助食而佃戶出力至於無主之地則令地

方官捐夫挑浚必俟秋收之後始可舉役等情今查
東省年歲頗收又值秋成之後正宜興脩之期其牛
頭河一案現奉

俞旨疏浚在濟寧州境者河道寬深無庸疏浚外惟
魚臺境內尚有稍淤之處略加疏浚之功則河通流
無滯其曹州之賈魯河朝城縣境內之舊渠河陽穀
縣之西湖境聊城縣之七里河博平縣之湄河竝減
水閘清平縣之引河亦當亟宜挑浚者也又鄒縣泗
河堤岸滋陽濟寧泗河府河堤岸寧陽汶上二邑汶

河堤岸東平州之鹽河堤岸所當亟宜修築者也以上應浚河道應築堤岸應飭各州縣上緊浚築務於十一月內完工庶水患永除而民困得甦矣

聊城縣七里河

聊城縣境內有七里河一道凡遇漕河水漲以備洩水之用相應挑浚深寬分洩水勢流至博平歸海

陽穀縣西湖境

此湖在城西離城八里地處窪下南接濮州范縣朝城壽張四州縣之水俱入陽邑由孔家橋灌入西湖

境內尚有戴家故莊水渠一道因年遠淤塞久成民間熟地以致積水難於下流淹沒民田此應行挑浚開掘深通使其水分洩於朱家河劉家口烏龍潭等處入莘縣境盛家河黃家河仍入陽邑蓮花橫鵝鴨坡統入聊城縣境龍窪歸入運河俾水既可濟運而民又免淹澇之患誠千載不朽之盛事也

清平縣引河

魏家灣迤南大壩下舊有引河一道水勢情形應行挑浚有利民生運道

博平縣減水閘

博平縣有減水閘五座自南而北其北界河岸名逃戶口者為第五閘遇河水稍長則由此閘洩出以殺其勢再長則四三二閘漸次開洩由古漯河入海以保河岸以護民田後因年久閘廢出水之河亦淤塞不通每遇河水漲發必至漫溢堤岸淹沒民田所當急為修浚

曹州賈魯河

此河自桃園集入州境迤東九十八里折北而至閘

口出州境共長一百八十里州東南二方之水俱入此河自元季為分洩黃河之別渠及塞黃陵岡決口河歸故道而賈魯隨成廢河前經紳衿耆庶會議止將久淤河心挑掘一溝自通壩集至黃家口共計三十二里便可承受夏秋雨漲之水順流而下不至淹沒田禾按河兩旁地土有王者令其照河身自挑無王者官捐募夫亦易為力其餘新挑河天家河等處俱照此挿工但通壩等處與東明縣壤地相連工小費省令彼處業戶協力疏通而賈魯河天家河新

挑河等處皆入濰州境內應一體開浚歸入張秋運
 河其清浪集與鉅野縣之龍埝集田家橋相接亦應
 齊力開道彼此無妨再按賈魯河形勢曲折時盈時
 涸決其淤塞一往無阻即水達運河竝無有碍

居濟一得卷之六

出泲水其長一百八十里東南入濰州之木

